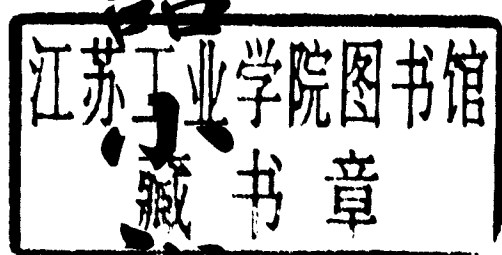


白話小說文範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白

話



說

文

範

民國九年六月五日印刷
民國十年七月五版行

(白話小說文範) 全一冊

定價銀四角

編輯者

新文學社

發行者

中華書局

印刷者

中華書局

印刷所

中華書局

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

所上海棋盤街中華書局

所

中華書局

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
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
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
沙市蘭州衡州貴陽吉林潮州安慶桂林
東昌廈門邵合綏化煙台鄒州梧州
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新加坡

編輯白話小說文範的大意

我選這幾種小說。不是我國的舊小說。只有這幾種。全部的書中。只有這幾段。但是我看過的舊小說。實實不下千餘種。只覺這幾種。這幾段。却是百讀不厭。人人叫好的。

舊小說中。也不盡是白話。那土語文言。有時也夾在裏頭。不過從上文看下去。從下文看上來。總覺得人人可以領會的。不比那近時小說家。用了許多典故。夾在裏頭。這典故又不是直直截截。可以代得白話的。越用得。多。越纏不清。試看舊白話小說中。有此毛病麼。

舊小說的好處。一人有一人的口吻。一事有一事的線索。前前後後。照顧周到。想見做這書的人。構思若干時日。布局若干時日。下筆若干時日。修修改改。商商量量。又若干時日。不比那近時書傭。隨手亂寫。限日成書。騙了若干錢。便自命爲小說家。煞是可羞。

我這本書。也有幾種近時做的譯的小說。論到語氣貫注。法律謹嚴上。萬萬不及這幾種舊小說。就我所見的。也不下數百種。也有宗旨純正大聲疾呼。當作警告的。也有趣味盎然。滑稽詼諧。微言諷世的。但使短中有長。不敢一概抹煞。

傳奇在元朝爲極盛的時代。明清兩代。也有許多作家。敷衍古往今來的事實。忠臣孝子烈士美人。描寫得有聲有色。不過是文言太多。只能博文人的歎賞。不能博普通人的愛好。這本裏頭。采錄白兔記數齣。不過是備一格的。似乎比較那種新劇本。有點趣味些。

我這本書。每段後面。加以幾句的評語。無非說明這一段的好處。作者如何構思。如何立局。何等簡截。何等痛快。提醒讀者一點。將來有意模倣起來。自然不至畫虎不成。反類狗呢。

白話小說文範目錄

水滸 四則 武松打虎 時遷盜甲 李逵尋母 魯達救友

蕩寇志 一則 宋江被擒

紅樓夢 四則 冷子興暢談賈府 卜世仁教訓外甥 劉老老入大

觀園 下薦書包勇說甄家

品花寶鑑 三則 賣玉器老王索詐 富三爺演說華府 魏聘才進華

府

儒林外史 七則 馬二先生逛西湖 郭孝子逢着異獸 鮑文卿優伶

本色 匡超人菽水養親 談風水現出醜相 節孝

祠炎涼異態 市井中三個高士

兒女英雄傳 二則 荏平店 能仁寺

新官場現形記三則

着破衣官場出風頭

吃本土抵制洋煙

記條約洋

務能員

近時小說四則

重團結商界改良

戒煙酒枕邊絮聒

應酬場中出

醜

白兔記三齣

分別

強逼

送子

白話小說文範

武松打虎 節錄水滸

這武松提了哨棒。大著步自過景陽岡來。約行了四五里路。來到岡子下。見一大樹。刮去了皮一片。上寫兩行字。武松亦頗識幾字。擡頭看時。上面寫道。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。但有過往客商。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。結夥成隊過岡。請勿自誤。武松看了。笑道。這是酒家詭詐。驚嚇那等客人。便去那廝家裏宿歇。我却怕甚麼鳥橫拖著哨棒。便上岡子來。那時已有申牌時分。這輪紅日。厭厭地相傍下山。武松乘著酒興。只管走上岡子來。走不到半里多路。見一個敗落的山神廟。行到廟前。見這廟門上。貼著一張印信榜文。武松住了脚。讀時。上面寫道。陽穀縣示。爲景陽岡上新有一隻大蟲。傷害人命。見今杖限各鄉里正并獵戶人等。行捕未獲。如有過往客商。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。結伴過岡。其餘時分。及單身客人。不許過岡。恐被傷害性命。各宜知悉。政和年月日。武松讀了。印信榜文。方知端的有虎。欲待轉身。再回酒店裏來。尋思道。我回去時。須吃他恥笑。不

是好漢。難以轉去存想。了一回。說道。怕甚麼鳥。且只顧上去看。怎地。武松正走。看看酒湧上來。便把氈笠兒掀在脊梁上。將哨棒縮在肋下。一步步上那岡子來。回頭看這日色。時漸漸地墜下去了。此時正是十月間。天氣容易得晚。武松自言自說道。那裏甚麼大蟲。人自怕了。不敢上山。武松走了一回。酒力發作。焦熱起來。一隻手提著哨棒。一隻手把胸膛前袒開。跟踉跄跄。直奔過亂樹林來。見一塊光禿禿大青石。把那哨棒倚在一邊。放翻身體。却待要睡。只見發起一陣狂風。那一陣風過了。只聽得亂樹背後。撲地一聲響。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。武松見了。叫聲阿呀。從青石上翻將下來。便拿那條哨棒在手裏。閃在青石邊。那大蟲又饑又渴。把兩隻爪在地下。略按一按。和身上撲撲。從半空裏攛將下來。武松被那一驚。酒都做冷汗出了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武松見大蟲一撲來。只一閃。閃在大蟲背後。那大蟲背後。看人最難。便把前爪搭在地下。把腰胯一掀。掀將起來。武松只一閃。閃在一邊。大蟲見掀他不著。吼一聲。却似半天裏起個霹靂。振得那山岡也動。把這鐵棒也似虎尾。樹豎起來。只一剪。武松却又閃在一邊。原來那大蟲拿人只是一撲。一掀。一剪。三般提不著。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。那大蟲又剪不著。

再吼了一聲。一兜兜將回來。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。雙手輪起哨棒。盡平生氣力。只一棒。從半空劈將下來。只聽得一聲響。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。劈臉打將下來。定睛看時。一棒劈不著大蟲。原來打急了。正打在枯樹上。把那條哨棒折做兩截。只拿得一半在手裏。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。翻身又只一撲。撲將來。武松又只一跳。却退了十步遠。那大蟲却好把兩隻前爪。搭在武松面前。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。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。肱膊地揪住。一按。按將下來。那隻大蟲急要掙扎。被武松儘氣力。捺定。那里肯放半點兒鬆寬。武松把隻腳望大蟲面門上眼睛裏。只顧亂踢。那大蟲咆哮起來。把身底下爬起兩堆黃泥。做了一個土坑。武松把那大蟲嘴。直接下黃泥坑裏去。那大蟲吃武松奈何得沒了些氣力。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揪住頂花皮。偷出右手來。提起鐵鎚般大拳。頭儘平生之力。只顧打。打到五七十拳。那大蟲眼裏口裏鼻子裏耳朵裏。都迸出鮮血來。更動彈不得。只剩口裏兀自氣喘。武松放了手。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哨棒。拿在手裏。只怕大蟲不死。又打了一回。眼見氣都沒了。方纔丟了棒。

這段描寫武松的神勇。有白戰不許持寸鐵手段。兵家有云一鼓作氣。再而三。而

竭。一撲一掀一剪。三般都提不著。那大蟲的能事已盡。氣便竭了。趁此下手。正是彼竭我盈的時候。不待按捺。踢打竭盡。武松全力。那大蟲的死活早已定了。兵家妙用。也可就此見得。

時遷盜甲

節錄水滸

且說時遷離了梁山泊。身邊藏了暗器。諸般行頭。在路迤邐來到東京。投個客店安下了。次日晝進城來。尋問金鎗班教師徐寧家。有人指點道。入得班門裏。靠東第五家黑角子門便是。時遷轉入班門裏。先看了前門。次後。進來相了後門。見是一帶高牆。牆裏望見兩間小巧樓屋。側首却是一根戣柱。時遷看了一回。又去街坊問道。徐教師在家裏麼。人應道。直到晚方歸家。五更便去內裏隨班。時遷叫了相擾。且回客店裏來。取了行頭。藏在身邊。分了店小二道。我今夜多敢是不歸。照管房中則個。小二道。但放心自去。這裏禁城地面。並無小人。時遷再入城裏。買了些晚飯吃了。却蹙到金鎗班徐寧家左右看時。沒一個好安身處。看看天色黑了。時遷挨入班門裏面。是夜寒冬天色。却無月光。時遷看見土地廟後一株大柏樹。便把兩隻腿夾定。一節節爬將樹頂上去。騎馬

兒坐在枝柯上。悄悄望時。只見徐寧歸來家裏去了。只見班裏兩個人。提著燈籠出來。關門。把一把鎖鎖了。各自歸家去了。早聽得譙樓禁鼓。却轉初更。雲寒星斗。無光露散。霜花漸白。只見班裏靜悄悄地。却從樹上溜將下來。趲到徐寧後門邊。從牆上下來。不費半點氣力。爬將過去。一面看裏面時。却是個小小院子。時遷伏在廚房外張時。見廚房下燈明。兩個姬環。兀自收拾未了。時遷却從戢柱上盤到膊風板邊。伏放一塊兒。張那樓上時。見那金鎗手徐寧和娘子對坐爐邊向火。懷裏抱著一個六七歲孩兒。時遷看那臥房裏時。見梁上果然有個大皮匣。拴在上面。房門口掛著一副弓箭。一口腰刀。衣架上掛著各色衣服。徐寧口裏叫道。梅香你來與我摺了衣服。下面一個姬嬈上來。就側首春臺上。摺了一領紫繡圓領。又摺一領官綠襯裏襖子。并下面五色花繡踢串。一個護項。彩色錦帕一條。紅綠結子。并手帕一包。另用一個小黃帕兒包著。一條雙獼尾荔枝金帶。共放在包袱內。把來安在烘籠上。時遷多看在眼裏。約至二更以後。徐寧收拾上牀。娘子問道。明日隨直也不。徐寧道。明日正是天子駕幸龍符宮。須用早起五更去伺候。娘子聽了。便分付梅香。官人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隨班。你們四更起來燒湯。

安排點心。時遷自忖道：眼見得梁上那個皮匣子，便是盛甲在裏面。我若趕半夜下手，便好。倘若鬧將起來，明日出不得城，却不悞了大事。且捱到五更裏下手，不遲。聽得徐寧夫妻兩口兒上牀睡了。兩個姬嬭在房門外打鋪。房裏桌上，却點著燈。那五個人都睡著了。兩個梅香一日伏侍到晚，精神困倦，齁齁打呵。時遷溜下來，身邊取個蘆管兒，就窗楞下眼，只一吹，把那碗燈，早吹滅了。看看伏到四更左側，徐寧起來，便喚姬嬭起來燒湯。那兩個使女，從睡夢裏起來，看房裏沒了燈，叫道：「阿呀！今夜却沒了燈。」徐寧道：「你不去後面討燈等幾時？」那個梅香開樓門，下胡梯響。時遷聽得，却從柱上只一溜，來到門邊黑影裏伏了。聽得姬嬭正開後門出來，便去開牆門。時遷却潛入廚房裏，貼身在廚桌下。梅香討了燈火出來，又去關門，却來竈前燒火。這個女使亦起來生炭火上樓去。多時湯滾，捧面湯上去。徐寧洗漱了，叫燙些熱酒上來。姬嬭安排肉食炊餅上去。徐寧吃罷，叫把飯與外面當值的喫。時遷聽得徐寧下來，叫伴當喫了飯，背著包袱，拿了金鎗出門。兩個梅香點著燈送徐寧出去。時遷却從廚桌下出來，便上樓來。從櫺子邊直蹀到梁上，却把身軀伏了。兩個姬嬭又關閉了門戶，吹滅了燈火，上樓來，脫了衣。

裳倒頭便睡。時遷聽得兩個梅香睡著了。在梁上把那蘆管兒指燈一吹。那燈又早滅了。時遷却從梁上輕輕解了皮匣。正要下來。徐寧的娘子覺來聽得響。叫梅香道。梁上甚麼響。時遷做老鼠叫。姪娘道。娘子不聽得是老鼠叫。因厮打這般響。時遷就便學老鼠厮打溜將下來。悄悄地開了樓門。款款地背著皮匣。下得胡梯。從裏面直開到外面。來到班門口。已自有那隨班的人出門。四更便開了鎖。時遷得了皮匣。從人隊裏趁閑出去。了一口氣奔出城外。到客店門前。此時天色未曉。敲開店門。去房裏取出行李。拴束做一擔兒挑了。計算還了房錢。出離店肆。投東便走。行到四十里外。方纔去食店裏打火做些飯吃。只見一個人也撞將入來。時遷看時。不是別人。却是神行太保戴宗。見時遷已得了物。兩個暗暗說了幾句話。戴宗道。我先將甲投山寨去。你與湯隆慢慢地來。時遷打開皮匣。取出那副雁翎鎖子甲來。做一包袱包了。戴宗拴在身上。出了店門。作起神行法。自投梁山泊去了。

此段寫到未偷之前。如何進去偷了之後。如何出來。目的物放在何處。何時可以下手。許多耳目。如何設法障礙。賊心賊腦。賊手賊腳。一樁一樁的計畫。一步一步的布。

置按著次序的寫來毫無一筆疎漏處。

李逵尋母 節錄水滸

話說那李逵道。哥哥。你且說那三件事。宋江道。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。第一件事了。徑回。不可吃酒。第二件。你性急。誰肯和你同去。你只自悄悄地。取了娘回來。第三件。你使的那兩把板斧。休要帶去。路上小心在意。早去早回。李逵道。這三件事。有甚麼依不得。哥哥放心。我只今日便行。我亦不住了。當下李逵拽扎得爽快。只跨一口腰刀。提了朴刀。帶了一錠大銀。三五個小鏢子。吃了幾杯酒。唱個大喏。對了衆人。便下山來。過金沙灘去了。晁蓋宋江與衆頭領送行已罷。回到大寨裏。廳上坐定。宋江放心不下。對衆人道。李逵這個兄弟。此去必然有失。不知衆兄弟們。誰是他鄉中人。可與他那里探聽個消息。杜遷便道。只有朱貴。原是沂州沂水縣人。與他是鄉里。宋江聽罷說道。我却忘了。前日在白龍廟聚會時。李逵已自認得朱貴是同鄉人。宋江便著人去請朱貴。小喽囉飛奔下山。直至店裏。請得朱貴到來。宋江道。今有李逵兄弟回到家鄉。搬取老母。因他酒性不好。不便差人與他同去。誠恐路上有失。今知賢弟是他鄉中人。你可去

他那裏探聽走一遭。朱貴答道：「小弟是沂州沂水縣人。見有一個兄弟，喚做朱富。在本縣西門外開著個酒店。這李逵，他是本縣百丈村董店東。住有個哥哥，喚做李達。專與人家做長工。這李逵自小兇頑，因打死人，逃走在江湖上。一向不曾回家。如今著小弟那里探聽，也不妨。只怕店裏無人看管。小弟也多時不曾還鄉。亦就要回家探望兄弟一遭。」宋江道：「這個看店，不必你費心。我自差侯健、石勇替你暫管幾時。」朱貴領了這言語，相辭了衆頭領下山來，便走到店裏收拾包裹，交割鋪面與石勇、侯健。自奔沂州去了。這里宋江與晁蓋在寨中，每日筵席飲酒快樂。與吳學究看習天書，不在話下。且說那李逵獨自一個，離了梁山泊，取路來到沂水縣界。於路端的不吃酒，因此不惹事。無有話說。行至沂水縣西門外，見一簇人圍著榜看。李逵亦立在人叢中，聽得讀榜上道：「第一名正賊宋江，係鄆城縣人；第二名從賊戴宗，係江州兩院押獄；第三名從賊李逵，係沂州沂水縣人。李逵在背後聽了，正待指手畫腳，沒做奈何處。只見一個人搶向前攔腰抱住，叫道：「張大哥，你在这里做甚麼？」李逵扭過身看時，認得是旱地忽律朱貴。李逵問道：「你如何也在這里？」朱貴道：「你且跟我來說話。兩個一同來西門外近村一個酒

店內。直入到後面一間靜房中坐了。朱貴指著李逵道：「你好大膽。那榜上明明寫著賞一萬貫捉宋江。五千貫捉戴宗。三千貫捉李逵。你却如何立在那里看榜。偷或被眼疾手快的拿了送官。如之奈何。」宋公明哥哥只怕你惹事。不肯教人和你同來。又怕你到這裏做出怪事來。續後特使我趕來探聽你的消息。我遲下山來一日。又先到你一日。你如何今日纔到這裏。」李逵道：「便是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吃酒。以此路上走得慢了。你如何認得這酒店裏。你是這裏人。家在那里住。」朱貴道：「這個酒店。便是我兄弟朱富家裏。我原是此間人。因在江湖上做客。消折了本錢。就於梁山泊落草。今次方回。便叫兄弟朱富來。與李逵相見了。朱富置酒款待李逵。李逵道：「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吃。今日我已到了鄉里了。便吃兩碗打甚麼鳥緊。」朱貴不敢阻當他。繇他吃。當夜直吃到四更時分。安排些飯食。李逵喫了。趁五更曉星殘月。霞光明朗。便投村裏去。朱貴分付道：「休從小路去。只從大朴樹轉灣。投東大路。一直往百丈村去。便是董店東。快取了母親和你早回山寨去。」李逵道：「我自從小路去。却不從大路走。誰耐煩。」朱貴道：「小路走多大蟲。又有乘勢奪包裹的剪徑賊人。」李逵應道：「我却怕他甚鳥。戴上氈笠兒。提了朴刀。跨了腰